

# 春雨惊春清谷天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二十二）

□ 王渝生



我国现行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收录了《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第一句有春季六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第二句有夏季六个节气：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第三句有秋季六个节气：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第四句有冬季六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这说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科学文化代表之一的“二十四节气”，要求从七八岁的娃娃开始学习、了解和背诵。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二十四节气反映季节变化，节气不仅指导农事的春种夏作秋收冬藏，也指导人们的生活，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每个节气对应的是中国人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立春”这天表示春天就要来到，我国南方民俗“击鼓喊春”，北方习俗吃春饼，意喻“咬春”。

二十四节气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甲骨文中有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等字，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这四个节气。经过进一步发展完善，完

整的二十四节气最早记载于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

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的《太初历》中，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其天文位置。汉代以后，中国官时和民时的观念都受到二十四节气的约束，朝廷把它当作礼制规范向天下推行。每当重要的节气来临，皇帝亲自举行有关示范仪式，表示启动全国的农耕生产。

二十四节气也早在古代就已经被朝鲜、日本、越南等其他国家接受，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与民族文化沿用至今。

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二十四节气，即使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也仍然是中华民族按气候作息生活和从事生产活动最具民族特色、最富文化底蕴的“指南针”。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大放异彩。

我国古代历法采用阴阳合历，历法的制定需要同时考虑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朔望月长度是29.53天，按月小29天、月大30天的安排12个月只有354天，而回归年长度是365.24天，所以采取十九年七闰即差不多每三年要加一个闰月这样的补偿方式，使阴阳合历的年平均长度接近回归年，但气候变化的规律与月序关系并不一致。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古人格外关心农作时

间。不能让反映季节的历法受到很大局限，于是产生了二十四节气。属于阳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与朔望月配合使用，就成为中国阴阳合历的一大特色和优势。

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围绕二十四节气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诗词歌赋，如《二十四节气七言诗》：

地球绕着太阳转，  
绕完一圈是一年。  
一年分成十二月，  
二十四节紧相连。  
按照公历来推算，  
每月两气不改变。  
上半年是六廿一，  
下半年逢八廿三。  
这些就是交节日，  
有差不过一两天。  
二十四节有先后，  
下列口诀记心间：  
一月小寒接大寒，  
二月立春雨水连；  
惊蛰春分在三月，  
清明谷雨四月天；  
五月立夏和小满，  
六月芒种夏至连；  
七月大暑和小暑，  
立秋处暑八月间；  
九月白露接秋分，  
寒露霜降十月全；  
立冬小雪十一月，  
大雪冬至迎新年。  
抓紧季节忙生产，  
种收及时保丰年。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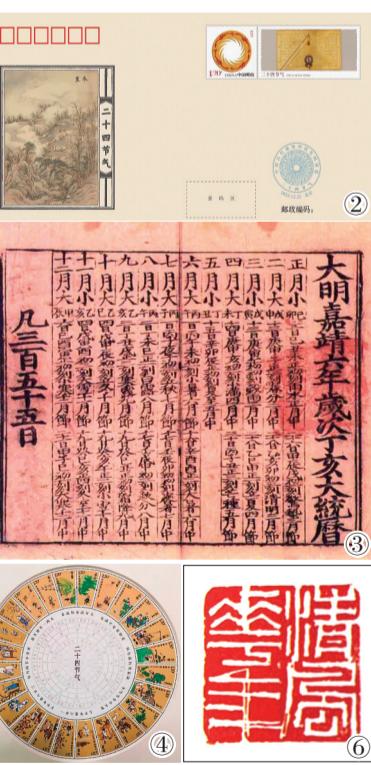


图1 图2分别为二十四节气插页和纪念封。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供图）

图3为明大统历记载二十四节气书影。图4图5为二十四节气纪念邮票。（作者供图）

图6为“清风华年”篆刻。

马国馨院士 刻

近读王持之先生的新著《酒诗漫说》，让我联想到了《葡萄酒概论》所言中国葡萄酒历史悠久，原来先民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就将葡萄与谷物混合酿造饮用了。

《葡萄酒概论》提到，2004年，中美科学家发表对中国贾湖遗址（距今9000—7000年）发掘出土的陶器内壁附着物的分析结果。发现“发酵饮料中水果的身份极有可能是葡萄”，并在遗址中“发现了野生葡萄种子”，由此得出“这是世界上用葡萄酒最早的考古证据”。遗憾的是，我国记载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却多为一些传记类文字。

令我眼前一亮的是，王持之的《酒诗漫说》完全超越了那些传记类文字，他将读后感“青春的回想”“礼乐的和声”等连缀成了26说（章）。我从他的“清新与萧瑟”一说中惊喜地看到了葡萄酒的影子——南北朝时期，坊间传言“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的庾信（513年—581年），其40岁时（大约公元553年）所作的《燕歌行》中的诗句：“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王持之在书中坚定地写道：“葡萄酒入诗，一醉千日入诗，应该都是始于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称之为酒诗之绝唱了。”

谁料，王持之今天本想以漫说形式向读者贡献出他多年研究中国酒诗词的成果，却无意间为葡萄酒界奉献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将之前人们以为的葡萄酒最早入诗的时间提前了近两个世纪。

我不免为集诗仙、酒仙于一身的李白感到遗憾，尽管他也写出了“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的诗句，写诗再多、再精彩却排不上葡萄酒入诗第一的名号，只能怪他出身于唐朝。而元代的耶律楚材，虽然也写了不少饮葡萄酒的诗，如“花开把榄芳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等，但也只能被淹没在众多的酒诗之中了。

李白当不上葡萄酒入诗第一人，其实也怪不得他。在唐代之前，中国还没有开始自己酿造葡萄酒，基本上都仰赖于进口，直到喜好葡萄酒的唐太宗亲自出手，酒工在其监制之下，酿造出了八种颜色的葡萄酒，并将之御赐群臣饮用之后，“京师始识其味”。而庾信在品尝葡萄酒的事情上，可谓是占了天时地利。他当时是职兼文武的近臣，善外交辞令，自然可以第一时间品尝到外国使者带到皇帝面前的琼浆玉液——葡萄酒。

庾信诗中的“蒲桃”，正好与史书《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载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如“蒲陶”“蒲桃”“浮桃”“蒲桃”等吻合。尽管后来人们早已经习惯了“葡萄酒”名称的用法，但“蒲桃”这种写法，连周作人也在沿用，比如他的《谈酒》：“医生叫我喝酒以代药饵，定量是勃阑地每回二十格阑姆，蒲桃酒与老酒等倍之。”

提起葡萄酒，无人不知唐代边塞诗人王翰那首《凉州词》中脍炙人口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然而，当你阅读了王持之的《酒诗漫说》后，再和友人品饮葡萄酒，别人又老套地引用王翰诗句时，你却悠然地将庾信的“蒲桃一杯千日醉”诵读出来，并且告诉对方此诗比“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早近200年。好家伙，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如果你再把后面的诗句完整地吟诵出来：“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此时的你，早已不是诗人性似诗人了。

从葡萄酒回到酒诗，在古往今来的各类饮品中，酒跟诗的联系最紧密。从先秦诗人低沉的“我姑酌彼金罍”，到汉代诗人高调的“斗酒相娱乐”；从唐诗中豪放的“与尔同销万古愁”，到宋词里婉约的“东篱把酒黄昏后”——酒不断激发着诗人的灵感，催生出不胜枚举的酒诗名作。打开王持之的《酒诗漫说》，便会开启一场芳气袭人的诗词之旅，读懂古人的诗酒情怀，体会中华文化的醇厚滋味。也许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唱响的一曲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壮丽情歌。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农业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委员）

# 诗酒绝唱《燕歌行》

□ 童云